

日子沒那麼好過?在美國的中產華人,約等于破產?

中產這個群體,可以稱得上是最焦慮的一個群體了,在美國,中產的定義是家庭收入在4萬美金到8萬美金之間,只是在灣區整體浮夸的風氣下,這點收入根本不能算叫錢。如果真的要說中產很慘,過得像破產,這是有個大前提的:稅收,今天學霸君就來給大家聊聊美國中產的真實生活吧~?

我是 Sue, 一個在灣區寫代碼的程序媛,又名偽中產。

我的老讀者應該知道我的一些背景,在加州寫碼,有個同行隊友,看上去過得還不錯,只是嘴有點臭,經常寫文章罵人。

今天我想聊一下,身為一個外來人,在美國成爲中產的一份子意味着什麼。

最直接的觀感是財務的保障,除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以外,有能力爲自己的生活和興趣投資,這應該是最基本的中產定義。

向上就是資產,向下就是無產,這也是國際定義。

在美國,中產的定義是家庭收入在4萬美金到8萬美金之間,當然在某些高華論壇上,這個數字都不足以脫貧。

一個在 Meta 工作的5級工程師,年入40到50萬美金很正常,在 Google,同級大概35-40萬美金左右,如果夫妻雙碼農,年入70萬的家庭,在灣區真的只能算普通人而已。

但是平心而論,“在灣區”這個大前提就已經超過了99%的人,一個年入70萬的家庭就像一個在清華的普通大學生,但清華這個大前提基本吊打基本盤。

很可惜,在灣區,很多人就拿這一點在社交媒體上瘋狂“抱怨”,一邊說自己掙得少,一邊含沙射影地諷刺其他專業的人賺的不如他們一個零頭。

實際上,年入在10萬美金左右的家庭,在大部分的地方生活還是不錯的,不大手大腳,至少是餓不死的。只是在灣區整體浮夸的風氣下,

這點收入根本不能算叫錢。如果真的要說中產很慘,過得像破產,這是有個大前提的:稅收。

美國的稅收確實很高,年入10萬左右就要交大概30%的稅的。而且美國稅收不像國內,國內的稅收政策是梯度打稅,超過一定標準的收入,會先減掉那一部分,在用減剩下的部分打稅。

比如在國內,一年30萬人民幣,雖然稅收也逼近30%,但只有超過25萬的那一部分才會扣掉最高比例,剩下的部分,會按照不同梯度的比例去收。

在美國不是的,假如你一年掙30萬美金,那你就乖乖打40%的稅,沒有梯度這一說的。一年30萬美金,到頭下來只有15萬出頭,剩下的都交給國家了。

所以也別說美國人不愛國了,美國中產是最愛國的,愛國最好的方式就是交稅。

很多人說掙美金在國內花是最爽的。傻孩子,國內徵稅大頭在消費端,掙美金在國內花,那是雙重愛國,雙重徵稅。

正因如此,大部分中產以上的人群,會把收入和存款儘可能放在銀行賬戶以外的地方,買房抵稅,買電車抵稅,買股票抵稅,買401K(養老保險)也抵稅。開公司的富人自有合法避稅的辦法,如在BVI群島(免稅)註冊公司,又或者在免稅州註冊主體,窮人當然也不用交稅,加州甚至還有非常好的窮人福利。



帶好幾個錢包,一抖全是錢。

但中產就沒辦法了,收入放在銀行賬戶里那約等於不尊重自己的勞動。所以你會看到,大部分的錢都會被放進股市、虛擬貨幣、退休金、房產之類的亂七八糟的項目里。

除了虛擬貨幣,以上所有項目都抵稅。之前在小紅書看到一個帖子,有人說自己

家庭年入80萬美金但沒什麼錢,甚至有理有據,手里現金甚至不到6位數。

是是是,但你真拿着槍指着他腦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好幾套房子一賣,超多錢拿出來,好多支股票一賣,超多錢拿出來,退休金拉滿,幾十萬美金打底,虛擬貨幣好幾個錢包,一抖全是錢。

你說我靠你賺這麼多,為什麼過得那麼苦,他笑了笑,說灣區房價要漲的,傻子才賣掉換現金,雖然現在美聯儲加息,但你看再過兩年,他們又要繼續印錢了,股市肯定又要暴漲的,傻子才留現金在手里。

對對對,那灣區給人端盤子,搓腳,開Uber的人呢?他們笑了笑:不好意思那不是人。

這就是我最不喜歡灣區的地方了,即便高稅收,年入30萬左右,完全全能過得相當滋潤,為什麼要逼着人人都要發財,才有人權呢?

我在認識老劉之前一直單身,年入不過15萬左右,在父母的資助下,買了個N手小聯排house,前院後院全是雜草,工作挺累的,但也不妨礙我大手大腳花錢,去米其林三星吃好吃的。

在灣區做題家面前,我是最失敗的存在。我甚至挺懷念以前在西雅圖讀書的時候。我在華大念的書,幾個暑假都在西雅圖實習。在那里,無論你是微軟高工還是谷歌的L7工程師,沒有人會問你說:怎麼不去創業?手上股票多少?屋子房價漲沒漲?

在西雅圖或者奧斯汀,甚至爾灣,當一個一線大廠的小碼農,其實生活很快活的,甚至手上還有閒錢學學滑雪,跳傘之類的。雖然爾灣傻子多,但如果你要我選,我寧可跟傻子在一塊兒也不想跟卷王過日子。

灣區就不一樣了。在灣區,你每天聽到的就是:

“那個誰,州立大學畢業的,竟然在Netflix混到L6了。”

“那個誰的老婆,在家當主婦10年了,刷刷題就進了Google,上班和沒上班沒區別。”

就這樣的環境輿論,不受影響那是是不可能的。

我很喜歡老劉的一點是,他雖然上了年紀,天冷還愛洗澡,但自認識到相親最後到談愛結婚,也從來沒跟我說過類似“Sue,這麼認真工作有啥用?趕緊找個人嫁了吧”之類的話。

我喜歡加州,真的只是因為這裏的陽光很好,僅此而已。

所以,在美國當中產,真的約等於破產嗎?

我想,我還是沒法回答這個問題,至少沒法替上述做題家們回答這個問題。對於我而言,成爲中產從來都不是一個目標,而是一個手段。

真正誘惑人的目標,是那些提高了收入,成爲了中產,甚至中產以上的那些生活里的選擇和可能性。

你有更開闊的視野,對生活有更深入的理解,你對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期望,以及實現這樣的期望的經歷與奮鬥。

低頭幹活,是爲了舉頭望月,家人們。

新聞來源:北美學霸君

中國留學生去歐洲參加會議,返美時簽證竟被吊銷

一名中國留學博士,在留學期間在實驗室教授的帶領下前往歐洲參加國際會議,沒想到返回美國時其他同學都順利入境,而她自己卻被海關攔下,並當場吊銷簽證,遣返回出發地——歐洲,同時被罰5年內禁止入境。

據該網友在小紅書上自述,她是清華大學本科畢業的,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博士,全額獎學金,今年7月獲得了F-1簽證,有效期爲一年。8月底從IAD(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入境。

11月底與實驗室的導師和同學一起去歐洲開國際會議,12月3日從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入境時,海關告知其簽證已經被其他機構取消,他們也不知道原因。

以往的遣返案例中,海關官員會提供兩種選擇,一種是自願遣返,回國再次申請簽證;而是強制遣返,但可能面臨十年內不得入境的懲罰。而該網友表示,海關並沒有給她提供選項,而是直接遣返回航班的起飛地——歐洲,並被下令五年內禁止入境。

她所有的電子設備都被暫扣,在小黑屋待到凌晨4點才會帶到另一個小房子關起來,電

子設備則是直到遣返的飛機快抵達歐洲時才拿到。

不解 到底是誰撤銷了簽證?

該網友在更新中透露,她被拒絕入境的條款爲“212(a)(7)(B)(i)(II)”,這個條款通常是用於對沒有護照或者沒有簽證的旅行者實施禁止入境的法律依據。

這也意味着,在該網友入境前實際上其簽證已經被吊銷,入境時海關按照無簽證者處理。但到底是哪個機構吊銷了她的簽證,海關並沒有透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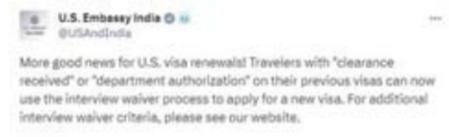
美國可撤銷一個外國人簽證的機構實在太多了,國務院(DOS)、移民局(USCIS)、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國土安全部調查局(HSI)等,但當事人很難知道是哪個機構吊銷了他的簽證,最多只會得到一個答復:“這是由CBP作出決定的”。

留意 簽證有這個標誌謹慎離境

從該網友展示其簽證可以看到,其簽證和普通的留學簽證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在學校下面多了一個備注:“Clearance Received”。

這意味着該網友在申請簽證的時候就遇到過審查,只是在進一步審查過後,認爲申請人有

資格獲得簽證並簽發了簽證。有些申請人雖然被審查,但通過之後簽證是“乾淨”的,而有些申請人的簽證上則會多了這一行字——“Clearance Received”。



上午4:11 · 2023年4月27日 · 127萬讚

佛州警方:夜間侵入餐館 3華男偷“地溝油”被捕



佛州警方稱,三名華人男子于上周末被逮捕。他們被控夜間侵入奧蘭治港的三家餐館,偷走了數百加侖用過的食用油。警方認爲,他們可能是一個更大盜竊團夥的一部分。

49歲的林瑞(Rui Lin,音譯)、35歲的陳雲秋(Yunqiu Chen)和42歲的劉增宇(Zengyu Liu,音譯)被捕,他們都被控重大盜竊罪。

據悉,上周六,警方在DAR PRO Solutions安保部門的幫助下將3人緝拿歸案,這是一家專門爲餐館提供油脂管理解決方案的公司,當時他們正在調查一起盜竊案。

前一天晚上,DAR PRO公司的保安人員看到兩輛車從他熟悉的地點開走,因爲2022年10月也曾發生過一宗盜竊案。這名安保人員尾隨兩輛車,直至行駛到當地一家名爲Joy Luck的自助餐廳。

警方文件顯示,這名保安人員看到這些車輛熄了燈,其中一輛轎車內的嫌犯負責放風,而廂式貨車中的兩個人則用一根軟管從一個標有DAR PRO的油箱里偷走了大約150加侖的用過的食用油。

警方稱,當這些人離開Joy Luck自助餐廳時,他們後又在另外兩家餐館外重複了這一過程。

據稱,這三家餐廳約有330加侖的用過的食用油被盜。

警方宣誓書寫道:“按照目前每加侖3.14

元的市場價格計算,被盜食用油的總價值爲1036.41元。”

據悉,所有DAR PRO油箱上都有警告標誌,上面寫着:“根據與餐廳老闆的獨家協議,這個容器和里面的東西是Darling Ingredients的私有財產。我們將起訴任何篡改、移除或損壞該容器的人。”

遭警方逮捕後,3人在繳納2500元保釋金後獲釋。

奧蘭治港警察局在一份聲明中稱:“據信,他們可能是一個更大組織的一部分,該組織在整個地區偷走了價值數千元的地溝油。”

根據警方公佈的逮捕紀錄,落網嫌犯爲住在聖約翰(St. Johns)的49歲男子林瑞(Rui Lin,音譯),住在聖奧斯汀(St. Augustine)的35歲男子陳雲秋(Yunqiu Chen,音譯)以及來自紐約法拉盛(Flushing)的42歲男子劉增宇(Zengyu Liu,音譯)。

警方指出,林瑞2022年便曾因類似犯罪在佛州佛雷葛勒郡(Flagler County)被捕。

福斯新聞網(Fox News)報導,回收油竊案近幾年變得越來越常見。

連鎖速食店“福來鷄”(Chick-fil-A)位于喬治亞州的一家分店今年10月指出,幾乎每個月資源回收筒的油料都被偷走累計至少700加侖,根據估計價值約2000元。

正如媒體所說,這是一個有組織且巨大的犯罪網,這三人只是冰上一角。偷地溝油在華人圈並不是什麼大新聞,我們此前已經報道了多起被捕事件。

今年4月,六名華人涉嫌偷盜和轉售餐館食用廢油,于4月21日被捕,他們被紐約西區聯邦檢察官指控“共謀在州際商業中運輸和銷售贓物”,這些指控的最高刑罰是10年監禁和25萬美元罰款。

六名被捕華人分別是家住紐約市的楊瑞茂(Ruimao Yang,音譯,下同)、韓炎(Yan Han)、張文曉(Wen Xiao Zhang),以及家住紐約上州Pitts-

ford市的陳國登(Guodeng Chen)、黃迪迪(Didi Huang)、嚴芳芳(Fangfang Yan)。

廢油看上去好像不怎么值錢,但實際上它被稱爲“液體黃金”。

負責此案的聯邦助理檢察官麥奎爾(Meghan McGuire)表示,六人共謀從門羅縣內和周邊的許多餐館偷盜食用廢油,這些油可以提煉成生物柴油(biodiesel)燃料,並以每加侖4美元至5美元的價格重新出售。

2022年4月4日凌晨3點09分,門羅縣警員攔截了一輛從格里斯(Greece)一個車庫駛來的貨車,司機楊瑞茂被盤問時說“正在找食用廢油”,他打開後備箱,露出一個大塑料儲水箱和一套泵組給警長看。卡車乘客張文曉拿出一份長達四頁的清單,上面列有門羅縣和安大略縣的餐館。

那段時間,門羅縣警員多次在深夜遇到這幾名華人。一兩周後,門羅縣法院法官簽署了車輛跟踪令,授權在這些華人的兩輛卡車上放置跟踪設備。

從4月15日開始,執法人員檢查從車輛跟踪設備中檢索到的數據,發現從晚上11點半至次日凌晨6點15分之間,1號卡車停靠了20個地點,警官們循迹在所有停車地點都找到廢油收集桶,而且都空了,上面的鎖也被人打開。這些桶上都貼有處理廢油的專業回收公司的名號。

原來,他們在夜深人靜之時,開着裝有一個大型儲油罐的箱式卡車,用一條吸管將烹調廢油從私人擁有的儲油罐中抽走,然後再拿去賣。

2022年4月21日凌晨4點半,圖右的警官攔截2號箱式貨車,打開手電筒看到集裝箱內似乎有300—400加侖的烹調廢油。(起訴書截圖)

通常,餐館和披薩店之類的店,會把廢油裝在一個桶里等待回收,但盜賊已搶先在回收公司拿走廢油前,開着卡車把廢油偷走。這類偷竊案的大幅增加讓廢油回收公司遭受很大的

損失。

他們偷這些烹調廢油的原因,就在于生物燃料的價格一直在上漲。由於最近能源價格上漲,廢油價值大幅增加。

根據起訴書,廢油回收公司和餐館簽了合同,然後在餐館放置自己的儲罐。餐廳定期將用過的食用廢油倒入儲油罐中。儲油罐上鎖,以防被偷。一旦油箱滿了,回收公司就來收走。

因此,每隔一段時間,廢油回收站會到各餐館回收廢油,回收車往來于各大小餐廳之間,支付每加侖0.25至0.60美元,然後將廢油運到精煉廠,從廢油中提取水分和雜質,再將其轉化爲生物柴油燃料,每加侖售價爲4至5美元。

2022年5月4日,門羅縣法院法官簽署了五份搜查和扣押令,警員們暗中跟隨這些箱式卡車來到位于羅切斯特市商業路300號和350號的倉庫,在那里他們看到這些華人將油從卡車中抽出並放入倉庫。

副警長在執行對商業大道300號和350號的搜查令時,找到12,461加侖的未提煉油,價值超過73,000美元。據嚴某介紹,陳國登和黃迪迪是合夥人。工廠前面是做飯盒的,後面是煉油的。

警方搜查發現的文件和記錄表明,這些華



2022-04-21 14:26:3